

南潯志卷五十八

里人周慶雲纂

志餘九

曉寒樓雜憶潯上以書畫名者代不乏人琴自家治夫先生外無聞焉至弈則尤絕無僅有非弈之鮮於書畫也蓋弈必造其極始足以成名非如書畫之可以假借也然如予所見邵丈者亦庶乎近焉丈諱口字典綸與弟某字懷芳皆縣學生並善弈而丈尤勝其去國手不過二三子遠近無與爲敵同時唯姚某行十人呼姚十老與齊名然門第人品遠不如丈矣又博洽多聞嘗見其與人弈酒後或與言史鑑亦娓娓可聽晚益頽唐然終不屑千人逐侘傺以終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一

又家秋墀諱南星字壽門亦善弈與邵丈相去不遠我家故多能弈唯秋墀著名於時

又家味閒駒子族兄也善畫斷簡殘編極工細嘗爲人寫扇頭人爭寶之亦工書兼篆刻人家有素事章聯半出其手兩耳重聽人故以聾呼之又善藝菊瓦盆纍纍不下數十百種每當花時璀璨溢目滿圃皆馨獨攜壺酒酌花下怡然自得頗有柴桑風致人有乞者亦間與之求諸晚近殆罕其儔

又家萼園邦直能書頗得董華亭筆意與先君子及治夫兄最莫逆嘗館洞庭東山求書者踵相接也子至東山時曾於翠峯佛寺見其遺墨今不可得矣

又家西庚七襄能左書自少嗜酒中年得手振疾右手遂廢因

改用左無論大小皆以左代卽場中膽試卷亦用左書較之右書反覺工整風雨樓庭前植翠竹數竿高出粉牆又有梅花兩株當門左右交柯連影客入門者必俯首而過西庚爲予書門聯二句隔牆但見修竹入門先揖梅花實一時真景也今西庚之書旣不可得而竹與梅花亦俱槁死俯仰陳迹其何以堪

又予自少從魯堂先生游故於星槎家及見其四世其門內之雍雍和順固有非他家之所能及者魯堂先生配嚴孺人以下旣皆恭儉慈惠克盡婦職至西庚妻嚴氏自少知書內和外嚴統理家政二十餘年一切婚喪皆經其手豐儉適中人無閒言尤所罕見及乎臨難又能慷慨激烈一死以殉斯亦女中之烈丈夫哉援筆以書敬悚交至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二

又溫君子彝諱金萼又號花卿府學生愈愚先生高弟也爲人

翩翩儒雅子自曼仙卒後常寓其家

甲申以後

時閱君一瀛館金氏

載德

與子彝居相去止數武晨夕過從每風月佳時相與坐含

暉樓上流連光景暢談今古亦致足樂丁亥結詠霓文社於御

書閣子彝爲政首集會者凡七人爲陸虛若丙董硯洲邦楨閔

一瀛希濂吳嘯山□□家眉峰兆銜及予

自後遞有增減不止七人

點定者

馮箕園先生也性嗜酒予寓其家時子彝尊人尙在每夕侍飲父子相對歡然自得也家故貧父歿益甚遂出游山左後并挈其家以去予嘗賦懷人詩諷其歸子彝不能從今聞其卒已數年矣檢閱舊章悽然於懷

又錢君穎蘭師泉高弟也師泉嘗館其家故亦能文師泉卒貧

無以葬穎蘭獨助數十金許丈海樵更釀金同人並舉師泉三世葬於馬要予與許丈父子及丁君子香親臨其穴時道光乙未冬也穎蘭後以廩貢任湖北武昌知縣

又家秋瀾先生諱榮炳原諱元章字邦泉烏程學生元圃先生第四子磊再從父也嘗著不盡無稽四卷於鄉邦文獻頗多纂述惜庚申之秋焜於火今無存矣磊惟憶其中有紀其祖豫石先生還銀事今撮其略於左王父豫石先生諱望字斗南縣學生一日晨起見楊僕攜有碎銀數兩詰其從來云拾自陶家衙先生曰此必人家遺失設有意外之變汝罪大矣若以原銀還之我厚汝值必償汝銀否則我且尋失者還銀汝請從此辭矣楊僕素義先生卽往原處正有夫妻勃溪者問之以失銀故蓋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三

婦早起撲被窗外遺其銀疑夫以賭博竊去楊僕爲言主人意以原銀還之夫妻大喜後先府君於乾隆庚午舉於鄉此婦尙存特來叩賀以爲王父陰德之報云磊按還銀細事未必卽因果也然有一事與此正相反附錄於此以爲學者鑒棲莊邢子容諱默歸安廩生有文名一日赴秋試在省寓有人來訪問誰是邢先生左右以對其人曰先生今年秋元也某元夕夢天榜今年浙江解元湖州歸安邢默邢大喜後偶游西湖於斷橋邊拾遺銀十餘兩未幾有老婦來尋人有指邢拾者邢堅不與曰此正我今年秋元之兆也老婦哭而去至遺銀處望湖欲投有憐之者乃代償其銀及榜發邢被黜解元卽代償銀者也或云

者卽前夢天榜之人

一念之差遂至淪落惜哉

償銀

施祖望風月間談余弱冠時讀書潯北費氏費有族姪某偶至溪邊瞥見半尺許小人隨波蕩漾肉色腴理如鮮蝦而臆輒因撈置岸側審視之兩目若瞑左手掩臍臍下具男子形僵卧不動似死似生一市聚觀莫測何物時初夏溪流驟漲羣疑爲水怪仍投溪中順流北去或謂此婦人所產怪胎棄諸水者說似近理然方書謂胎必三月成形五月分支今軀幹未及五月之胎而五官四體眉髮畢具又何說歟

又里人邢在東偶經通判署前見裹物在路拾視則珠璣滿襍默數其齒坐階石以待之至薄暮有老嫗踉蹌來垂涕尋覓詢其故嫗以失珠對計其數與所拾相符卽還之嫗展拜問姓氏不顧而去是夜在東睡至三鼓忽若有人推醒張目而視則竈前失火延及寢室烈燄方熾急起撲之應手卽滅若有神助人咸謂積善之報

又菜花兜郭某在粉資肆中傭磨爲生家有孀母一妻一子一女一恆終日不舉火而融融洩洩家室和平郭每丙夜歸家作食進母必徧引近日新聞以資談助爲母解頤近鄰有夜深未睡者皆聞郭母每飯必大歡樂也郭之妻里閨罕見其面偶或邂逅衣裳楚楚容止端莊見者咸肅然起敬傳云培塿無松柏吾斯之未能信

潯溪棹歌注鎮上舊猛將會極盛童時猶及見之嘉慶丙辰以後民物殷阜遠非昔比年來凋瘵尤甚所謂市戶田者官銀漕米船隻耗費而外租稅無幾矣可慨也

墨溪賸墨道光十八年六月子家藕河坊舊宅廳事中地下忽湧火輪大如栲栳穿樓越牆而出時日正午天氣晴朗家人團坐絕不聞雷聲牆外行人則迅雷不及掩耳所穿處簾幙張挂儼然微撥之盡成灰燼矣

潯溪棹歌注吾鎮無山惟藕河坊後有煤山原係油車堆煤之所年久雨漬積成培塿高出重簷數百年於茲矣嘉慶末年鎮人桂某宅北坐煤山復租蔣宏號醬坊其後門東通煤山欲於兩後門作一徑道因將煤山西南隅開墾見有數十骨瓶半已掘毀其中有大有者數枚囑長生會中帶至妙喜杼山義塚埋葬訖越數載桂病延羽士沈春暉祈禱因至山前祝送未幾沈亦病病中被陰司攝去詢知桂被元末張士誠將霍師古告發以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五

其毀棄骸骨援沈作證值鄂都事允未訊而蘇後十數日復被攝審竭力營掇師古已可消釋而其弟骨瓶敲破拋棄執定不允沈甦而桂遂死于是小徑亦不復開俗傳山下多元末盜骨於此徵之猶信

梁恭辰勸戒三錄顧小韓方伯

學潮

言楊乘時

溥

無錫諸生年

過五十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娶之日賓客讌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嗚咽鏡籤次慰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爲南潯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阿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蒼頭持金嫁爲廝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俱戍黔疆母妹早年喪失子身異路遭媒僧居奇侍巾櫛于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從中來楊爲之泫然曰

毋泣我之祧嗣有命存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媵妾爾其爲我女當爲擇一佳婿女再拜遂命與諸女寢隸姊妹行出謂客曰君輩且留不意今夜復得一女請再作湯餅會具述前事眾客頌盛德明年夫人舉一子臨蓐時公坐堂上驚見二隸導一官進方欲迎迓官遽趨內室與二隸俱不見覘其面貌女謂酷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終子爲名孝廉諸婿俱顯貴義女婿後亦得官馳贈公爲中憲大夫焉

藝圃雜記趙開成無賴子也有斷袖之癖有唐二者亦爲所誘趙因開一布店囑唐經理焉唐少孤頗善事母自與趙結交後日事賭博母至衣食不給亦弗顧一日唐病歸家趙往問焉甫至唐門趙忽仆地大言曰趙開成你來得恰好予止此一子被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六

汝引入下流今日要你命矣一時觀者甚眾與趙熟識者扶趙歸狂號數聲而死次日唐亦亡

王引之國語正義序歸安董文學增齡博雅士也所著國語正義援據該備自先儒傳注及近世通人之說無弗徵引又於發明章注之中時加是正可謂語之詳而擇之精矣邇余爲經義述聞一書謹志家公之說附以鄙見其中亦有攷證國語者他日寫定當以就正於董君

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南潯鄉間有一小兒摸蚌溪中忽得一瓦其色黝黑叩之有聲以爲銅也攜之歸閱數日以布拭之微露黃色異而告其父其父攜至質庫中求人識別之質庫中一人見驚曰此金瓦也何爲乎來哉鄉人告以故乃欣欣然懷之去

權之得八十兩有奇

于克襄鐵槎山房見聞錄道光癸卯閏七月有焦姓在吳梅梁侍郎宅內設帳夜間夢至一處屋甚寬廠見王定九相國居中而坐焦詢之旁人云現在京城隍也頃有書吏入報某處出一土地缺定九相國云可命温文禾補此缺隨喚温告之温自言母老家貧求老師寬限相國命判官查其算據云十八年方可到任焦豁然寤尚不識温爲何許人後始知係工部主事乃相國門人也有人向温述其夢温言十八年後死爲土地亦復何恨閱十八日而温殂蓋焦於夢中誤記耳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三年前聞有江湖男婦數十人假逃荒名來游各鄉鎮婦女當前直入人家內室攫零殘食物及茗盃餘南潯志 志餘九 七 瀝入口雖銀錢箱櫃封鎖並能攝取伊等夜來聚居寺廟空屋覘其賭博甚豪大酒肥肉以爲食豈因荒流徙之民哉上年癸卯又聞嘉湖兩屬亦受此擾南潯爲巨鎮店口居民遭攝取者已多有鋪戶某不信力爲辨証然人言籍籍姑回自檢則帳臺十六番無有矣

太湖備攷菱草出東山南湖自菱田以西遶至長圻彌望皆是夏秋刈之南潯震澤諸油坊買以飼牛舟載不絕

潯輯古濠走馬垂虹落照一作垂范莊蓮沼西村漁火一作西

通津霽雪荻塘帆影石澗菱歌一作曲江菱歌禪院鐘聲一作

鐘此俗傳南潯八景不知始于何時後增東閣臨流南樓春曉爲十景潯溪文獻載沈大聲詠十景七言絕句及沈國正次韻

各十首乃康熙時人董志載茅峽奎方能詩各十首竝次大聲韻乃乾隆中人其後復刪去通津霽雪東閣臨流南樓春曉三景易以洗粉花香煤山望月嘉應香市仍爲十景則當出嘉慶間人所爲也范志云明余山人津著有南林八詠詩稟董潯陽份始增二景董遐周斯張復易三景沈大聲詠七絕十首朱國禎和韻今攷余山人但有潯溪漁唱二首竝無南林八詠漁唱中亦無八景之目董潯陽泌園集中無八景十景詩且南樓卽董紹聞園中之百尺樓乃順治中莊氏所建明時未有此樓安得預設爲一景哉董遐周靜齋詩文及生平著述未有一字涉及十景者范氏附會臆說殊不足信又誤以沈國正爲朱國禎則是康熙時人作詩而明人和之也不益可笑乎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八

春在堂雜文續編兩浙鹽運使高君諱卿培字滋園安徽貴池人也中道光二十三年入貲以縣尉發浙江試用卽奉檄攝南潯巡檢旋補西水驛丞

沈曰霖晉人廬南潯近村有陶升九者業醫年至七十餘而沒生平足跡不出十里外南未至烏程北未至吳江勿問其他矣嘗向人問其城郭之狀

黃丕烈百宋一廬書錄愧鄰錄余有兩本一得於杭州一得於郡城皆宋刻而各有鈔補郡城本南潯友人易去所留者乃杭州本也宋刻缺八九十一卷并補鈔散闕者核之共七十五葉空白十葉就其行款相對所補必非無据所空亦屬缺疑知不足齋所刻當卽据此本目錄卷九中金年號金字係屬後人



改補鮑刻仍之郡城本猶未改也此本有楊氏夢羽印吾郡故物仍歸故土書之精靈亦有聚而不散者耶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劉疏雨諱桐字舜揮烏程人銳志聚書築眠琴山館以藏之屬奚鐵生寫訪書圖以寄意

西芬艸堂主人新聊齋志異南潯下鄉觀音庵中一北直人來就庵髡首隨一子甚木訥言禍福輒中授之兩竹削舞時潑水不入詰之曰避兵來斯咦是舞削非劍術耶既木訥又肯言禍福耶彼人者叵測之矣

陸以湑冷廬雜識烏程孫愈愚明經夔刻苦於學耽吟詠尤工爲古文辭嘗與震澤張淵甫學博履書曰文章之道一真氣所彌綸自時文興而士安於剽竊摹擬之習去而習古文亦同此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九

伎倆安得不僞究之天下惟真者爲能感人於無窮而僞者祇可欺一時之目自古文章傳真而不傳僞故讀書不必多而要

在通其意抒辭不必麗而要在達其心云云又嘗選歐陽永叔蘇老泉東坡曾子固劉原父李太白之文各數十篇早夕諷誦而不取王介甫惡其辯言亂政也

又乙未秋余在都中與葉素庵孝廉歸安溫稼生工部同年文禾席間以經書成語合四聲者行令共得二十餘句附錄于後坤厚載物天五地六於女信宿維此二國童子佩鞶蒲與二屈吾子好直將以眾逆其子幼弱齊與晉越商紂暴虐公子棄疾何以冀國昭子退曰劉子摯卒曾子怒曰曾子問曰征鳥厲疾毛者孕鬻三老在學觴酒豆肉

朱琰金粟逸人逸事震澤吳明經晚青山秀嘗謂逸人曰君爲瓜田徵君入室弟子田中有瓜而君樊圃之可爲師門扞衛矣逸人曰瓜田師錄某爲弟子年最晚諺所謂抱蔓瓜也明經曰抱蔓而過梢頭結大聞者捧腹

葉名灃橋西雜記烏程施北研國祁熟於金源掌故所著金源劄記外有元遺山詩注十四卷詳於時事而略於故實自言舊稿焜於火友人愆怒更聚書注解七月而成宜其疎漏也卷首列年譜一卷考遺山年譜大興翁覃溪學士方綱歛淺仲子教授廷堪皆有成書詳略互見合北研而三矣元人閻宏曾有遺山詩注本後聞姚木庵之言而止見姚文公燧牧庵集閻君墓誌銘其時相去未久引據時事當必信而有徵惜其書之不成也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十

李氏宗譜蓮塘公歲闌家居一老嫗偃僕入後隨一攜卧具者公問之若弗聞詢攜卧具者知嫗爲增產價而來公憐嫗龍鍾甚謂嫗曰吾知爾歲闌不免拮据予爾米若干錢若干可卒歲乎嫗聞乃言曰米如命錢請倍之公曰諾給如數屬原舟送歸越一日聞嫗以暴疾卒人咸爲公幸焉

金華客窗筆談周寅亮妻沈氏南潯人家貧寅亮買於外子昌福八歲寅亮歿沈下撫遺孤上事尊嫜專賴十指拮据湖俗信鬼神婦女多入廟燒香沈獨不爲所惑嘗日以嘉言懿行爲子孫講解可以身體力行因果之說未足憑也人服其識見之超玉冊道人珊海餘詠南潯某無恆業一日見少年以絲賣牙行得番錢三十餘枚潛步其後日晡至荒僻處抽鐵尺擊其腦後

應手倒腦漿迸出而死以所有藏諸懷道旁檢巨石以袴帶縛屍四顧無人推而沈之河渡口有小土地祠神像生動某戲之曰此事惟爾知我知祕之當以牲獻恍惚間聞空中小語曰我是不說只怕爾自說索之已杳心竊異之抵家收檢行囊計權子母數年僅得温飽亦無大利適過烏鎮茶肆中見王姓與之談大悅約與合夥貿易一路順境於是娶妻成家數年兒女繞膝又數年置田產起房屋煥然一新家道富有矣一日與王煮酒談心願盼自得曰僕始願不及此蒙君攜帶得以自給光景荏苒轉瞬間幡然老矣王曰吾輩終歲勤動原圖什一之利區區者分所宜然亦何足數某曰君所謂易者有恆產也若僕者赤手成家不亦苦乎王曰與君合夥時並非赤手某曰十數年

南溇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十一

交好無不可言況事隔久遠料無他變然追思往事未免歉懷王詢之以謀害事告述其顛末王沈思良久笑曰英雄崛起草昧半由亡命子何嫌焉先是王有長子未弱冠命買絲於市不知去嚮今聞某所謀害者衣服狀貌怪其符合歸謂其妻曰曩者吾子走失無蹤今有端倪矣妻曰事隔二十餘年茫無證據若以彼醉後之言造次控告他日反爲所噬君其危矣唯祝我兒九原有靈屍首未腐命善溇者探之得有實據冤可雪也王如言聘善溇者周姓囑曰我前在蘇州買一翡翠用布帶拴縛不意中途失手子爲我取之百金不吝也周入水頃之出曰石甚巨布帶儼然未識是否囑再探之出而恚曰石係拴於屍身子必有不端事連累我我不受汝賺也扭而鳴官王隨至縣門

某亦昂首來卽邀爲證某不知所之甫入署大聲呼冤指某謀害其子卽以前夕所言爲據某曰冤哉僕酒後戲言耳子以爲實耶令命役以大船二跨於中流上立架用轉關以鐵鈎繫之盤旋出水其屍面目未變王撫屍大慟鄰里老者識之皆曰王某子也某語塞不能狡辯遂置於法追其贓

瓶庵筆記明魏叔子著賣酒者傳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復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戲耳否則博他人家吾產敗矣冰叔稱之爲智士近時南潯某翁家貲鉅萬慮其子他日不克守成十一二歲時卽攜之入妓院出手與偕並廣聘博場名手教以種種手術方法以冀日後出而酬應不致爲人所愚又滬上金珠錢當各業店規極嚴客至必挂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三

號無事不准外出而夜間休業則團聚作雀戲雖當手與學徒亦並坐接席無忌利不外溢以免虧空逃避之舉其均得賣酒者之遺風歟

張廷貴記叔曾祖芝山公冤獄余叔曾祖芝山公諱滋三儒而賈者也咸豐八年設布肆於清風橋側與郡人吳某交易吳託市貨爲名沒其金千訟諸官而吳仗伊戚楊爲援楊故官漢陽有貲財聲勢赫奕郡中大豪也爲之把持公竟不得直憤甚控之省楊致函撫幕又爲所抑冤苦鬱結幾不欲生不得已徒步走京師爲急奏陳楊不法事十並及時政之乖投都察院衙門時粵寇方熾朝廷開言路都御史不敢隱匿竟以上聞得旨湖州布衣張某狂惑昏迷妄談國政著原衙門押解回籍公自是

死矣沿途被驅如羊豕索賄不予因而摧辱之比至湖邑令馮  
提訊訖仍繫獄而楊陰請獄吏使斃之賴馮令審其爲人庇護  
獲免尋釋歸然在獄百日溼穢熏蒸潰瘡遍體手足癱瘓遂成  
廢人未幾卒

〔九九消夏錄〕鎮之名蓋古鎮將之遺宋初廢鎮將而存巡檢寨  
鎮之名因而不改吾浙海鹽縣有澉水水經所謂澉浦者是也  
唐開元五年張廷珪奏置鎮宋紹定三年監澉浦鎮稅羅叔韶  
使邑人常棠爲澉水志八卷一鎮有志自此始也全書八卷分  
十五門止四十有四葉蓋以簡而見長者也明人武功朝邑兩  
志實出於此然近時烏程汪曰楨作南潯鎮志多至四十卷嘗  
與余言省志備載一省之事不可太繁若府志宜詳於省志縣  
志宜詳於府志鎮志宜更詳於縣志務在博采廣收不遺鉅細  
以備將來修省志府志者之取裁是說也亦或一道乎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三

〔管廷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罪言二篇烏程溫睿臨跋云罪言  
者實所以罪河臣也然至今日凡軍政河漕諸大政可以持權  
而侵國帑者罔弗喪心爲之又遑顧天下之清議黎庶之顛溺  
哉則河臣之罪似可稍減矣

〔又〕出塞圖畫山川記附八旗兵志合一卷

烏程溫睿臨跋云此篇

蓋康熙間敕修皇輿圖表

此書不載四庫全書

時出使繪圖之事知聖武

所戢雖外藩莫不虔恭故周覽萬里各有鄉導不至失道於沙  
漠殊方異俗載筆而書可謂壯遊之極矣至附八旗兵制本朝  
龍興長白訓士練卒辟土啟疆所至無不臣服故嚴城各設旗

兵駐防永無外患之侵今春寇陷杭城巡撫等官紛紛殉節賴  
旗兵奮勇固守以至寇不能支而遁足見開創良謀雖歷世尙  
守其法度也

又讀魏書地形志隨筆一卷

烏程溫曰  
鑑鐵花著

跋云案是書原名校異

其七十餘條張丈秋水插架有之此卷僅存其半係刪節之本  
然寇患以來茗中典籍淪散如遇原書當重錄之

李遇孫金石學錄張鑑居湖州南潯鎮精於考古爲劉阮二宮  
保師所深器嘗有墨妙亭碑目考及古璧記等書其碑目考自  
序略云孫公墨妙亭石刻迄今七百載而石與拓本存者絕少  
余以聞見所及疏而出之有鄭氏蒞畦所未知者然亦十纔得  
其六七耳異日苟有能發府治之沮洳而復樹之則斯錄之逸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古

者存闕者補邑之幸非卽此書之幸歟

李氏宗譜琴若公與閔一煙先生善閔自言知冥中事謂公曰  
君族有設彙年煙鋪者字紙積滿坑廁當受冥罰後將不昌公  
屬彙年易包字紙爲花記不二十年後嗣零落殆盡矣

又時羣雅深二公難後藉舌耕餬口太夫人極嚴肅客至隔簾  
以覘其舉止聆其言論供一飯必豐其饌或語涉不經則扶杖  
出面責之時霑雨露議積米以待賈太夫人隔簾語曰年荒米  
貴比戶啼飢君卽獲厚利於心安乎客嘿然逡巡去以故輕薄  
浮躁之徒無敢至者

郭容光藝林悼友錄初集董熊號曉庵湖州人居南潯善篆刻  
爲人誠謹所至不善承迎故常孤寂于旅館余喜其眞率無趨

炎之態每爲知己所作必精心摹仿唯嫌過守規矩致少生趣咸豐辛酉重晤於滬城厲樓已抱痼疾猶爲予治印未幾而卒爲曉庵知己者無不爲之垂淚焉

齊學裘見聞隨筆南潯張秀才思訓號笏山壬戌夏聞長毛將至先載箚篋往鄉覓宅作遷避計留其婦在家居守一日有一賊首至其家一犬聞聲從內奔出直撲賊身齧其面時賊手無器械從者皆出掠無人在不得已釋婦禦犬犬終哮撲齧不放婦乃得間避出後戶適遇其夫掉舟來迓遂登舟行未里許此犬亦奔至躍入舟後聞此賊因受犬傷而斃未數日此犬亦死蓋與賊鬪久已力竭也葉調生口述

冷廬雜識國朝志書如平湖陸清獻公隴其靈壽志不登寺院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五

黜異端也不載坊表尙閭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如樂毅報燕王書之類欲人博求之典籍也體例最嚴會稽章實齋學誠作永清志敘例有云近人輯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因力爲釐正別具文獻其識亦卓近時烏程紀石齋磊震澤沈退甫眉壽作震澤鎮志以列女載流寓釋道之前亦足矯流俗之弊

又咸豐乙卯年吾里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齦腫爛兩脰青脹其勢甚劇諸醫不效烏程溫醉白診之謂病名青脰牙疳不必服藥惟食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又一戴姓婦人病證相同亦食馬乳得痊按此證見於御纂醫宗金鑑八十四卷外科門長洲唐笠山大烈所著醫宜博覽論曾述及之吾鄉罕有此

證醫家知此者亦鮮矣

春在堂文續編咸豐之季杭州再陷寺按卽昭慶寺爲焦士收復之

後有羽高律師者誅茅爲屋聊蔽風雨江蘇信士張月葭捐貲重建法乳堂五楹餘未逮也光緒四年今住持律師發朗慨發宏願冀還舊觀監院僧蓮舟助之經營於是善信景從檀施雲集凡六和堂綠野堂蓮喻室祖師殿伽藍殿齋堂客堂庫樓寮房次第告成而戒壇猶有待也爰有錢塘丁君松生與吳興龐君萊臣張君定甫過而歎曰昭慶以戒律聞天下而傳戒無壇非獨佛門之不光抑亦杭郡之羞也乃出巨貲重建戒壇又以餘力建法壽堂贖還放生池而寺之舊觀盡復都凡用洋錢八萬有奇而戒壇所費居四之一戒壇旣建仍依故事春冬傳戒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六

僧俗畢集信受奉行而昭慶律宗於是乎又復振

墨溪贖墨潯人吳子才夏登吳山遇雨持傘而行忽龍陣風起被攝越江至西興墜下偏體滑膩如脂渡江歸有羽士見其衣曰此龍涎也以十金易去

春在堂文續編沈協軒七十壽序云當是時吾浙軍務肅清以整頓鹽綱規復引地爲善後要策同鄉張君竹齋承辦浙西鹺務招君爲助君方講習農桑謝不出張君固請乃出而爲之規畫張氏之業勃然而興大府知君才卽以君爲嘉所甲商

烏程縣志太湖救生局在胡澗寧壽寺中光緒二年創置各紳士呈請浙江巡撫江蘇布政司批准于上海絲業公所每包撥提捐銀二分充經費卽用湖中罟船懸賞施救每救一人給錢



四千死者給錢一千將覆得救得保人船無恙者給錢六千冬則各發衣被以資更換凡有要口設立標燈以便黑夜識認董事周昌富金恩綬吳柄樞吳承泠吳承源張堯淦陳根培姚鑑徐兆蓉高汝鎔吳錫麟鍾榮森吳之璋震澤張紹箕盛際唐皇甫澄曹奎三年復設分局于長興境

談熊江掩埋備覽集證余之族叔殿勤公世居茗東之通津坊娶雙陽徐氏生一女斷絃後不復再娶自後依人作嫁歿於道光辛丑越庚辰春幾四十寒暑矣其內姪徐萬成忽夢殿勤公言我二人久假汝地未歸故土垣頽屋破何可容身望轉致族姪熊江速爲更新以安泉下時萬成抱病不克親爲通知乞鄰友吳大龍轉言始末方知公及孺人浮厝雙陽明日往見其棺南溇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七

破敗不堪爲之悽然久之不得已檢骨入壘送往祖塋安葬不三月而萬成病亡若不早經夢託誰爲指其殯處況無子嗣卽族中有年人亦未必悉也公其靈哉抑誠足感神歟

又辛巳冬震澤同善堂至浙湖南溇鎮梁王兜掩埋有白髮老人自西北攜杖而來時堂工正在配骨老人細視良久乃曰寒舍屋後有無主圻棺一具特相請乞埋之問何居曰村北許之老人引至其地果有一棺磚瓦雖圻而棺木依然蓋由無主失修善堂掩埋例必暴露而後動此棺尙可耐久未能妄動而反於路瞥見桑園內敝衣敗絮委樹根旁有零骨星散細檢之得下臂骨一件輔臂骨一件手掌手指足蹠足拗足掌足趾等骨大小三十九件復向老人家問之曰此吾鄰之節婦也數日前

其姪雇工檢骨入壘想工之不慎遺骸至此命子邀其姪至將遺骨歸併壘中夫節婦生前之苦節志也死後之埋葬理也節婦之骨不當分爲兩地天道也故天假手於老人以不敗之棺而謂之敗引至其地瞥見其骨問其由合其體知其節矣

紀福壽仲景筆記潯北張書常家擁厚貲年少喜徵逐寓居滬濱與滬人宋子靄友善訂金蘭契焉光緒丁未冬張將歸潯先一日宋與貨銀若干張拒之翌日宋來送行再申前請張拒之愈堅宋乃于袖中出七響手鎗彈數發知張已歿因以鎗自向腦猛擊而斃張年固未逾三十也比匪之傷可爲炯戒越數載張有庖丁某嗜煙酒逋負累累主母顧氏心弗善也擬易之某隱憤在心值臘杪主母誕辰先期購信藥欲于麪中雜下之屈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六

時天忽晦冥雷聲隆隆乃吐實而止是夕人靜後復用竹竿縛稻草以火油浸之將火引燒拋至間壁主人之卧房詎料竿上之火至柴房遽落延及廚房欲逃出而門已斷乃以廚刀自刎於小池旁傳曰天道遠人道邇觀此臘月之雷門外之火天道果遠乎哉

墨溪贖墨光緒八年有匪黨扶老攜幼若流民然名鐵算盤入人家乞茗取火一應其求金帛旋被攝去法華庵僧璞存積鷹銀千圓懸諸屋梁一日有男女數人僞爲乞食迨去僧檢視所蓄塵封如故鷹銀已失子從弟禹疇家衣裳四笥同時被攝一空

父家芋卿先生善六壬數有友人射彩票求先生占之先生曰

利西南不利東北此去第三家有鬪者購之如君意友如其言見二人象戲頓悟購票果獲彩其姊丈吳念椿時任湖北黃陂縣問休咎先生爲占曰遇庚則復矣旋以事降階至庚戌得復其奇中多類此

李氏宗譜聯僊公負豪氣廣交游以時局岌岌常抱杞憂歿後俞曲園太史輓云范文正秀才任天下顧亭林匹夫憂國家於君見之到潯溪相逢如故舊在吳下每歲與周旋而今已矣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丙集光緒七年八月廿六日記是日邸鈔會稽教諭選錢塘舉人王彥起蓋汪謝城已卒矣謝城名曰楨字剛木烏程人王子舉人承其母教家富藏書邃於校勘及音韻律麻之學亂後所儲悉毀貧老無子得吾邑學官以終余居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十九

憂時曾一二往還聞其方譏歷史朔日攷未曾索觀及入京師音問遂絕方思歸里相與商析疑義編輯古書爲名山老伴忽見徂謝深以資咨海內學人至今殆絕不獨爲一人惜也謝城所著書見者甚尠卽所刻荔廡叢書亦僅見四聲切韻表補正歷代長術輯要古今推步諸術攷等數種而已

采訪冊同治十一年里人許香谷業湖絲往來潯滬一日行至閔行遇風覆舟幾遭滅頂歸告表叔周味六

昌熾

時周爲上海

絲業會館董事憫浦南風濤之險謀諸同業鄉人陳竹坪

煦元

劉貫經

鏞

諸人由絲商籌款設立閔行救生局於春申閣東偏

造巡船兩艘遇風則懸巡更集漁船編號訂立貼費章程遇險協救並捐置市產以爲經常之費由陳煦元等稟道署立案勒

石局中迄今不廢

又宣統二年農工商部奏設南洋勸業會在金陵城內每省各建一館陳列出品以農工商部右侍郎楊士琦爲審查總長以次爲審查官吾鎮大理院推事金紹城充美術審查官分省試用知縣金紹堂充機械審查官審查既畢第其甲乙分奏獎超等獎優等獎金牌獎銀牌獎凡五等吾鎮梅履中以梅恒裕絲行所出繡麟金鷹鐘等經牌得頭等商勳又銀鷹飛馬黑獅荷花梅石梅月等牌得超等獎吳其楨以其昌絲行所出金蝶經牌得頭等商勳沈秉鈞以沈天長絲行所出鬪雞經牌得二等商勳又沈鑑記絲行所出金駒經牌得超等獎邵月記絲行所出青獅經牌得優等獎亦異數也

南潯志

卷五十八

志餘九

三

南潯志卷五十八終